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回 披畫圖即席題詞 發電信促歸閱卷

我聽見繼之贊歎那幾闕詞，說是倘不遇我輩，豈不是終於覆瓿，我便忽然想起蔡侶笙來，因把在上海遇見黎景翼，如此這般，告訴了一遍。又告訴他蔡侶笙如何廉介，他的夫人如何明理，都說了一遍。繼之道：「原來你這回到上海，幹了這麼一回事，也不虛此一行。」我道：「我應允了蔡侶笙，一到南京，就同他謀事，求大哥代我留意。」繼之道：「你同他寫下兩個名條，我覷便同他薦個事便了。」說話間，春蘭來叫我吃午飯，我便過去。飯後在行李內取出團扇及畫片，拿過來給繼之，說明是德泉送的。繼之先看扇子，把那題的詩念了一遍道：「這回倒沒有抄錯。」我道：「怎麼說是抄的？」繼之道：「你怎麼忘了？我頭回給你看到的那把團扇，把題花卉的詩題在美人上，不就是這個人畫的麼。」我猛然想起當日看那把團扇來，並想起繼之說的那詩畫交易的故事，又想起江雪漁那老臉讓詩，才信繼之從前的話，並不曾有刻意畫他們。因把在蘇州遇見江雪漁的話，及代題詩的話，述了一遍。老太太在旁聽見，便說道：「原來是你題的詩，快念給我聽。」繼之把扇子遞給他夫人。他夫人便念了一遍，又逐句解說了。老太太道：「好口彩！好吉兆！果然石榴多子！明日繼之生了兒子，我好好的請你。」我笑說：「多謝！」繼之攤開那畫片來看，見了那款，不覺笑道：「他自己不通，如何把我也拉到蘇州去？好好的一張畫，這幾個字寫的成了廢物了。」我道：「我也曾想過，只要叫裱畫匠，把那幾個字挖了去，還可以用得。」繼之道：「只得如此的了。」我又回去，把我的及送述農的扇子，都拿來給繼之看。繼之道：「這都是你題的麼？」我道：「是的。他畫一把，我就題一首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人畫的著實可以，只可惜太不通了。但既然不通，就安分些，好好的寫個上下款罷了，偏要題甚麼詩。你看這幾首詩，他將來又不知要錯到甚麼畫上去了。」我道：「他自己說是吳三橋的學生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也說不定的。說起吳三橋，我還買了一幅小中堂在那裡，你既喜歡題詩，也同我題上兩首去。」我道：「畫在那裡？」繼之道：「在書房裡，我同你去看來。」於是一同到書房裡去。繼之在書架上取下畫來，原來是一幅美人，背景是滿幅梅花，梅梢上烘出一鉤斜月，當中月洞裡，露出美人，斜倚在熏籠上。裱的全綾邊，那綾邊上都題滿了，卻剩了一方。繼之指著道：「這一方就是虛左以待的。」我道：「大哥那裡去找了這些人題？」繼之道：「我那裡去找人題，買來就是如此的了。」我道：「這一方的地位很大，不是一兩首絕詩寫得滿的。」繼之道：「你就多作幾首也不妨。」我想了一想道：「也罷。早上看了絕妙好詞，等我也效顰填一闕詞罷。」繼之道：「隨你便。」我取出《詩韻》翻了一翻，填了一闕《疏影》，詞曰：

香消燼歇，正冷侵翠被，霜禽啼徹。斜月三更，誰鼓城笳，一枕夢痕明滅。無端驚起佳人睡，況酒醒天寒時節。算幾回倚遍熏籠，依舊黛眉雙結。

良夜迢迢甚伴？對空庭寂寞，花光清絕。暮逗春心，偷數年華，獨自暗傷離別。年來消瘦知何似，應不減素梅孤潔。且待伊塞上歸來，密與擁爐愁說。

用紙寫了出來，遞給繼之道：「大哥看用得，我便寫上去。」繼之看了道：「你倒是個詞章家呢。但何以忽然用出那離別字眼出來？」我道：「這有甚一定的道理，不過隨手拈來，就隨意用去。不然，只管贊梅花的清幽，美人的標緻，有甚意思呢。我只覺得詞句生澀得很。」繼之道：「不生澀！很好！寫上去罷。」我攤開畫，寫了上去，署了款。繼之便叫家人來，把他掛起。

日長無事，我便和繼之對了一局圍棋。又把那九闕香奩詞抄了，只把《眼兒媚》的「故問夜來情」，改了個「悄地喚芳名」，拿去給姊姊看，姊姊看了一遍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輕薄些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只能撇開他那輕薄，看他的巧思。」姊姊笑道：「我最不服氣，男子們動不動拿女子做題目來作詩填詞，任情取笑！」我道：「豈但作詩填詞，就是畫畫，何嘗不是！只畫美人，不畫男子；要畫男子，除非是畫故事，若是隨意坐立的，斷沒有畫個男子之理。」姊姊道：「正是。我才看見你的一把團扇，畫得很好，是在那裡畫來的？」我道：「在蘇州。姊姊歡喜，我寫信去畫一把來。」姊姊道：「我不要。你幾時便當，順便同我買點顏料來，還要買一份畫碟、畫筆。我的丟在家裡，沒有帶來。」我歡喜道：「原來姊姊會畫，是幾時學會的？我也要跟著姊姊學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吳老太太打發人來請，於是一同過去。那邊已經擺下點心。吳老太太道：「我今天這個東做得著，又做了荷花生日，又和乾兒子接風。這會請先用點心，晚上涼快些再吃酒。」我因為荷花生日，想起了竹湯餅會來，和繼之說了。繼之道：「這種人只算得現世！」我道：「有愁悶時聽聽他們的問答，也可以笑笑。」於是把在花多福家所聞的話，述了一遍。母親道：「你到妓院裡去來？」我道：「只坐得一坐就走的。」姊姊道：「依我說，到妓院裡去倒不要緊，倒是那班人少親近些。」我道：「他硬拉我去的，誰去親近他。」姊姊道：「並不是甚麼親近不得，只小心被他們熏臭了。」說的大眾一笑。當夜陪了吳老太太的高興，吃酒到二炮才散。

次日，繼之出城，我也到關上去，順帶了團扇送給述農。大家不免說了些別後的話，在關上盤桓了一天。到晚上，繼之設了個小酌，單邀了我同述農兩個吃酒，賞那香奩詞。述農道：「徒然賞他，不免為作者所笑，我們也應該和他一閱。」我道：「香奩體我作不來；並且有他的珠玉在前，我何敢去佛頭著糞！」繼之道：「你今天題畫的那一闕《疏影》，不是香奩麼？」我道：「那不過是稍為帶點香奩氣。他這個是專寫兒女的，又自不同。」述農道：「說起題畫，一個朋友前天送來一個手卷要我題，我還沒工夫去作。不如拿出來，大家題上一闕詞罷。」我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述農便親自到房裡取了來，簽上題著「金陵圖」三字。展開來看，是一幅工筆青綠山水，把南京的大概，畫了上去。繼之道：「用個甚麼詞牌呢？」述農道：「詞牌倒不必限。」我道：「限了的好。不限定了，回來有了一句合這個牌，又有一句合那個牌，倒把主意鬧亂了。」繼之道：「秦淮多麗，我們就用《多麗》罷。」我道：「好。我已經有起句了：『大江橫，古今煙鎖金陵。』」述農道：「好敏捷！」我道：「起兩句便敏捷，這個牌，還有排偶對仗，頗不容易呢。」繼之道：「我也有個起句，是『古金陵，秦淮煙水冥冥。』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也限了八庚韻罷。」於是一面吃酒，一面尋思。倒是述農先作好了，用紙謄了出來。繼之拿在手裡，念道：

水盈盈，吳頭楚尾波平。指參差帆檣隱處，三山天外搖青。丹脂銷牆根蛩泣，金粉滅江上煙腥。北固雲頽，中冷泉咽，潮聲怒吼石頭城。只千古《後庭》一曲，回首不堪聽！休遺恨霸圖銷歇，王、謝飄零！但南朝繁華已燼，夢蕉何事重醒？舞臺傾夕烽鴛雀，歌館寂磷火為螢。荒徑香埋，空庭鬼嘯，春風秋雨總愁凝。更誰家秦淮夜月，笛韻寫淒清？傷心處畫圖難足，詞客牽情。

繼之念完了，便到書案上去寫，我站在前面，看他寫的是：

古金陵，秦淮煙水冥冥。寫蒼茫勢吞南北，斜陽返射孤城。泣胭脂淚乾陳井，橫鐵鎖繯係吳艸。《玉樹》歌殘，銅琶咽斷，怒潮終古不平聲。算只有蔣山如壁，依舊六朝青。空餘恨鳳臺寂寞，鴉點零星。歎豪華灰飛王、謝，那堪擊鼓重驚！指燈船光銷火蜃，憑水榭影亂秋螢。壞堞荒煙，寒笳夜雨，鬼磷鵝血暗愁生。畫圖中長橋片月，如對碧波明。烏衣巷年年燕至，故國多情。

我等繼之寫完，我也寫了出來，交給述農看。我的詞是：

大江橫，古今煙鎖金陵。憶六朝幾番興廢，恍如一局棋枰。見風飄去來眼底，望樓櫓頹敗心驚。幾代笙歌，十年鼙鼓，不堪回首歎雕零。想昔日秦淮觴詠，似幻夢初醒。空留得一輪明月，漁火零星。最銷魂紅羊劫盡，但餘一座孤城。剩銅駝無言衰草，聞鐵馬淒淒郵亭。舉目滄桑，感懷陵谷，落花流水總關情。偶披圖舊時景象，歷歷可追憑。描摹出江山如故，輪與丹青。

當下彼此傳觀，又吃了一回酒。述農自回房安歇。

繼之對我道：「你將息兩天，到蕪湖走一次。你但找定了屋子，就寫信給我，這裡派人去；你便再到九江、漢口，都是如此。」我道：「這找房子的事，何必一定要我？」繼之道：「你去找定了，回來可以告訴我一切細情；若叫別人去，他們去了，就在那

裡辦事了。還有一層：將來你往來稽查，也還可以熟悉些。」我道：「這裡南京開辦麼？」繼之道：「這裡叫德泉倒派人上來辦，才好掩人耳目。你從上江回來，就可以到鎮江去。」我道：「這裡書啟的事怎樣呢？」繼之道：「我這個差事，上前天奉了札子，又連辦一年；書啟我打算另外再請人。」我道：「那麼何不就請了蔡侶笙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但不知他筆下如何？」我道：「包你好！我雖然未見過他的東西，然而保過廩的人，斷不至於不通；頂多作出來的東西，有點腐八股氣罷了，何況還不見得。他還送我一副對子，一筆好董字。」繼之道：「我就請了他，你明日就寫信去罷，連關書一齊寄去也好。」我聽說不勝之喜，連夜寫好了，次日一早，便叫家人寄去。又另外寄給王端甫一信，囑他勸駕。

我便賃馬進城，順路買了畫碟、畫筆、顏料等件；又買了幾張宣紙、扇面、畫絹等，回來送與姊姊，並央他教我畫。姊姊道：「你只要在旁邊留著心看我畫，看多了就會了，難道還要把著手教麼。」我道：「我從前學畫山水，學了三個多月，畫出來的山，還像一個土饅頭，我就丟下了。」姊姊便裁了一張小中堂。我道：「畫甚麼？」姊姊道：「畫一幅美人，送我乾嫂子。」說罷坐下，調開顏色，先畫了個美人面，又布了一樹梅花。我道：「姊姊可是看見了書房那張，要背臨他的稿子？」姊姊道：「大凡作畫要臨稿本，便是低手。書房那是我看見的，我卻並不臨他。」我道：「初學時總是要臨的。」姊姊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是學會之後，總要胸中有了丘壑，要畫甚麼，就是甚麼，才能稱得畫家。」

說話間，春蘭拿了一卷東西進來，說是他家週二爺從關上帶回來的。拆開看時，原是那幅《金陵圖》，昨夜的詞，未曾寫上，今天繼之、述農都寫了，拿來叫我寫的。姊姊道：「書房那張，你也題了一闕詞，怎麼這樣詞興大發？我這張也要請教一闕了。」我道：「才題過一張梅花美人，今日再題，恐怕要犯了。」姊姊道：「胡說！我不信你腹儉到如此。我已經填了一闕《解語花》，在乾嫂子那裡，你去看來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不看詞，且看畫的是甚麼樣子個大局，我好切題做去。」姊姊道：「沒有甚麼樣子，就是一個月亮。一個美人，站在梅花樹下。」我便低頭思索一會，問姊姊要紙寫出來。姊姊道：「填的甚麼詞牌？不必寫，先念給我聽。」我道：「自然也是《解語花》。」因念道：

思縈鄧尉，夢繞羅浮，身似梅花瘦。故園依舊，慵梳掠，誰共尋芳攜手？芳心恐負，正酒醒天寒時候。喚丫鬟招鶴歸來，請與冰魂守。羌笛怕聽吹驟，念隴頭人遠，怎堪回首，翠蛾愁皺。相偎處，惹得暗香盈袖。凝情待久，無限恨，隴仙知否？應為伊惆悵江南，月落參橫後。

姊姊聽了道：「大凡填詞，用筆要如快馬入陣，盤旋曲折，隨意所之。我們不知怎的，總覺著有點拙澀，詞句總不能圓轉，大約總是少用功之過。念我的你聽：

芳痕淡抹，粉影含嬌，隱隱雲衣迭。一般清絕，偎花立，空自暗傷離別。銷魂似妾，心上事更憑誰說？倩何人寄語隴頭，鏡裡春難折。寂寞黃昏片月，伴珊珊環佩，滿庭香雪，蛾眉愁切。關情處，怕聽麗譙吹徹。冰姿似鐵，歎爾我，生來孤潔。恐飄殘倦倚風前，一任霜華拂。」

我道：「姊姊這首就圓轉得多了。」姊姊道：「也不見得。」此時那畫已畫好了，我便把題詞寫上。又寫了那《金陵圖》的題詞。

過得兩天，我便到蕪湖去，看定了房子，等繼之派人來經理了，我又到九江，到漢口。回南京歇了幾天，又到鎮江，到杭州。從此我便來往蘇、杭及長江上下游。原來繼之在家鄉，提了一筆巨款來，做這個買賣，專收各路的土貨，販到天津，牛莊、廣東等處去發賣，生意倒也十分順手。我只管往來稽查帳目，在路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日子少，這日子就覺得容易過了。不知不覺過了一個週年。直到次年七月裡，我稽查到了上海，正在上海號裡住下，忽接了繼之的電報，叫速到南京去，電文簡略，也不曾敘明何事。我想繼之大關的差使，留辦一年，又已期滿，莫非叫我去辦交代。然而辦交代用不著我呀。既然電報來叫，必定是一件要事，我且即日動身去罷。

正是：只道書來詢貨殖，誰知此去卻衡文。未知此去有何要事，且聽下回再記。